



行走在秋天

□ 刚杰·索木东

在美好的金秋季节,和几位文友相约,向高原走去,去领略甘南的天高云淡。

从“羚城”合作出发,穿过闻名遐迩的美仁大草原,峰回路转间,就进入了治力关森林峡谷地带。牧区和农区,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交相辉映;古老和现代,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完美衔接。

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的美仁草原,属于青藏高原高山草甸地貌中独特的冻胀丘地貌,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“疙瘩草原”。在美丽的俄合拉生态文明小康村,俊朗的少年捧起一杯浓郁的青稞酒欢迎八方宾朋,俏皮的姑娘儿曼吟着一首古老的歌谣赞美辽远的天地,多么美好的秋天啊!当我们从远处归来,这片土地多彩的地貌和旖旎的风光,属于这片土地的多元的文化和璀璨的文明、古老的传统与现代的气息以及熟悉的热情和久远的朴实,都会扑面而来。

卓尼一带,田野里的青稞、小麦、豌豆和油菜籽,大多都已颗粒归仓。只有个别的梯田里,还有着几垄待收的庄稼,挽留着越来越远的秋意。这个季节,田间地头唯一可见的郁郁葱葱,就只有青燕麦了。

作为高原上牲畜越冬的“精饲料”,青燕麦须在霜冻和风雪来临之前收割下来,扎成“束子”,挂在高处的架杆上,风干以后,垒在通风干燥净爽的檐口,间或给耕牛和骡马食用。

甘南的农牧区,高寒阴湿,无霜期很短,牲畜度过漫长冬季的传统饲料,大多时候就只有碾软了的青稞草和铡碎了的小麦秆。日子过得比较精细的人家,则会粉碎一些豆类粮食,喷点水,掺拌在草料之中,就能在最寒冷的日子里,细水长流地养护着走马和耕牛的筋骨与气力。

高原的秋天,色彩斑斓,多变而灵动。下了两天的小雨,说停突然也就停歇了。瓦蓝瓦蓝的天空和炽热刺目

的艳阳,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,高原越来越高,大地一片晴朗。黝黑的泥土里,还有秋雨留下的露滴和光阴。一块向阳的山坡上,尚有几块没有收割完的青稞地。秋天的阳光打在金色的芒上,沐浴着故乡熟悉的气息。

“可以让我试试吗?”朴实的兄弟,倒转镰刀,用传统的礼节,客客气气地递过来刀柄——这是一把新镰,锐利而轻巧,如半轮满月,映照着这片土地上的最后的收成。

把镰刀夹在左腋下,弯腰拔起一把沉甸甸的青稞,根部带出来的泥土,在鞋底上轻轻磕掉后,分两缕顺手打成草腰,上下两根平铺在松软的地皮上,收割的感觉,厚道而坚实。青稞,也称裸大麦,搂一把麦秆,旋一镰庄稼,倒铺在草腰上,就是麦束的“皮子”;再接一把麦秆,旋一镰庄稼,顺卷进去,就是一个麦束的“瓢子”。轻轻拉起草腰,层叠包裹起干透了的“皮”和“瓢”,右膝压实捆紧,被扶起来的纤细柔软的青稞,就

高大挺拔地立在松软的地里了。从“束子”的顶端,再抽出一小揪麦秆,一圈一圈打成螺旋的尖顶,一个干净利落、精神抖擞的麦束就完成了。

有时候也在想,古人书写的汉字“束”,是不是就来源于某个丰收的午后,在田间地头傲然挺立的那个麦束呢?

憨厚的农民兄弟,竖起大拇指,连声夸我竟然还是个会割庄稼的“行家里手”。记得四十年前,在我的老家卓尼普——那个被传统农耕文化和牧业文明滋养的小山村,秋收是一个盛大的节日!从开镰收麦到庄稼“搬场”,都有着非常庄严的传统礼俗;从连枷打落的种子到碾子滚出的丰收,都充满着颗粒归仓的神圣获得。时至今日,来自牧场和田田里的那些传统与习俗,仍旧在时刻提醒着我们,何为顺时应天,何为道法自然。

俗话说:“青稞播种看鸟飞,收割时节看云走。”在遥远的过去,我们的先人,观天览云,望气看象,在古老的

农耕和牧放里,留下了精妙绝伦的生产经验和叹为观止的睿智文化。

从合作到治力关,自卓尼到拉卜楞,我们穿过逐渐干枯的莽莽草原和阡陌纵横的四野梯田,走进水流滋养着的盛大秋日,走进农忙时节愈发显得空落的村寨,在五彩斑斓的秋色里漫游甘南,去看人欢马跳的人间景象,去看牛羊肥美的丰收欢歌,去看高原上过早来临的凌霜和薄雪,让漂泊了几十年的游子,在辽阔的高原上逡巡——任一枚枚发黄的叶片轻轻飘落心头,任一束束饱满的青稞慢慢填满内心,任一缕缕乡愁被客气得有点陌生的故乡悄悄煨热。

站在微微发黄的山坡上,蓝天和白云、远山和雪峰、大地和人群,都在这种广袤而略显沧桑的天地间融为一体,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感叹与超脱。

秋日盛大,我们为什么还要怀揣那些挥之不去的旧念?也许,这就是田园的意义,这就是旅行的意义,这就是故乡的意义,这就是回归的意义。

哈尔腾河

□ 陈晓峰

带着一颗虔诚之心
清晨抵达哈尔腾河源头
传说这是一个让你梦想成真的地方

铺展的金光贴在马背上
追赶着河水向中游转场
在这片金色的草原上
骑马、歌唱、陶醉一条河流

此时是深秋，
哈尔腾河在晚霞中远走
在茫茫草原上波澜不兴
在苏干湖平静停留……

此时还是深秋，
哈尔腾河上已经架桥，对面的有情人就要拥抱
隔河相望的剪影，难忘又遥远
仿佛来自一个世纪前……
此时还是深秋，
哈尔腾河计划爬过草原，穿越戈壁
穿山越岭到达绿洲平原
给渴望的山川草木输液解渴
让这里的一切吮母亲的乳汁
再造生命的奇迹！

关山的落叶

□ 车俊

雨，整整下了一夜
木耳，是它的听众

一些树穿上黄战袍
一些树穿上红斗篷

它们是关山忠诚的值守
守着林海斑斓的寂静

只有秋风啦啦啦的
会把落地的卷铁读出声来

苞谷(外一首)

□ 景协民

一生爱晒太阳的苞谷
田野里没晒够
收进院落后
被父亲剥去粗糙的外衣
整齐地挂在屋檐下

挂不下的，就摊在
台阶、院子、麦场或屋顶
继续晒
直到晒成一粒粒金子

它们多像我的父亲
在地里晒了一辈子
如今一有空闲
仍要和一群老人
坐在阳光饱满的墙根下
——就像是另一排
安静的苞谷

稻子和天空

天空那么高，那么蓝，那么深
顶破泥土的稻子
以为能装下它所有的野心

而父亲则一个人
每天给它们施肥，除草，打药
从春到秋
他始终低着头，弯着腰

是天空太过高远，还是
他不声不响的行动
秋天，那些稻穗在父亲面前
低下了好高骛远的头颅

秋天握着一支画笔

□ 黄治文

天空的蓝，可用蔚蓝、碧蓝、湛蓝来解读秋高气爽的辽阔意境
滤去雨水的白云
在天幕上走出飒爽的步伐
大片大片的向日葵
睁大乌黑的眼神
静静地享受阳光
似梵高手中的画笔意犹未尽
依旧在日渐饱满的葵盘上
获取最殷实最浪漫的颜色

秋天的油彩一天比一天浓烈
就这样东一笔西一笔
把黄桦、乌桕、火炬树、五角枫染成一片跌宕起伏的红海
白杨和桦树拿出秋日的慷慨
开始为大地挥洒光芒
玉米露出一排排大金牙
它的笑容是最开心的
因为它心里存储的喜悦
能装满一座丰收的粮仓

枝头的红柿子

□ 刘江林

舟曲的秋意，是沙川坝的柿子点染开的。那甜不是蜜饯般腻人的浓，是带着山间晨露的清冽，裹着午后阳光暖意的甘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连心底最深的褶皱都被熨得平平展展。

出老城西行三公里，白龙江便收了奔涌的势头，拐出一道温柔的弯，在群山间托出百余亩的平坝。这就是沙川坝——老城通往新区的必经之地，更是舟曲人秋日里最深的眷恋。沙川人喜栽柿子树，多是绕着田垄屋角栽下。当柿子红透时，整片坝子便沉浸在一场安静的盛宴里。

秋风像一位最懂留白的画师，不着痕迹地剥去田野的层层杂色，只为让柿子树擎着满枝的“火焰”站出来。头一阵风掠过，夏日里恣意的苞谷地就褪去了绿意，只留枯黄的秆子立着，穗子垂着红缨；像歇了工的老汉，在渐薄的光里打盹。天地骤然开阔了，那些藏在绿荫里的柿子树，终于挣脱了遮蔽，露出了真容。

那红，是让人挪不动脚的，是熟透了、从里到外都透着光的暖红。一颗颗，沉甸甸地坠在铁黑的枝头，像满树的小灯笼，在秋日高远的蓝天下，安安静静地亮着，把秋的清冷都烘得暖了。

走近了瞧，才知造化的巧妙。柿子树黧黑的枝干虬曲盘错，每一道裂纹都刻着岁月的痕迹；可从这刚硬的枝丫间生发出的，却是最柔软的果实——薄薄的果皮裹着橘红的瓤，秋阳斜照时，果肉都清晰可见。风里飘着淡淡的甜，鸟雀是最知时令的，轻巧地啄开软柿的尖

儿，细细品味这秋的馈赠。

这景象总勾起我从前的回忆。我们扛着绑了布兜的长竿，在柿林里穿梭，专挑最红最软的柿子。手巧的伙伴能让竹竿顶端的铁圈稳稳套住柿蒂，轻轻一拧，那团红艳艳的甜蜜便安然入兜。我们总是等不及回家，坐在田埂上就掰开来吃，柿肉入口即化，清甜里裹着阳光的味道，泥土的芬芳，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故乡味。

风又起了，从东边山口惯常地涌进来——就是这股执拗了多年的风，把满坝的柿树都吹得齐刷刷向西倾斜。风过枝头，满树“灯笼”轻轻晃动，光影在地上流转，像一颗颗跳动的心。老人说，沙川坝的柿子格外甜，是因为树根抓着的这片土地，受过山洪的冲刷，经过江水的浸泡。树懂得大地的苦，才把最浓最深的甜都酿进了果实里。

你看那些柿树，棵棵都弓着腰、歪着身子，多像在田里劳作了一生的老人，岁月压弯了脊背，却压不垮骨子里的韧性。它们默默地把风霜雨雪都收进黝黑的树干，只在秋风吹起时，才拼尽全力捧出最艳的红、最浓的甜。当夕阳西下，余晖洒满坝子，墨色的枝干成了深沉的剪影，满树红柿却红得愈发浓烈，像一团火，稳稳地燃在舟曲的土地上，也燃在每个看见它的人心里。

我站在坝边，望着这天地间辉煌的静默，忽然懂了：沙川坝的柿子树上，挂着的从来不只是果实。那是从苦涩土壤里生长出的甘甜，是沙川人世代不曾弯折的脊梁，更是这方水土里，任凭风雨也吹不灭的温热的火。

土，但它的花茎一尘不染，像冰花、像玉雕、像神话里流出的琼浆即将凝结。

最幸运的菊花，该当是开在午夜的案头。它随着书页哗啦翻动的声响，与主人一同沉浸于字里行间的快乐与忧伤。或是随着笔尖沙沙亲吻纸页间，将一生的感悟写在纸上。

不同颜色的菊花，代表着俗世里不同的语言。黄色寄寓幸福长寿，红色象征蒸蒸日上，白色则多代表着对逝者的尊崇。而我却独独偏爱那白菊。它冰清玉洁的样子，总能震撼到我的灵魂。

我见过的菊花开得最盛大的场面，是在深秋的圆明园。即便走马观花，也足足看了半个下午。我离开铺满残砖断瓦的遗迹，转而走向南门内的甬道上去看菊花。这里的菊花啊，有五颜六色，千姿百态，意趣万方——有的在默哀，有的在呐喊，有的在像在抗争。有人正在拍照，凝重的表情写着遗憾。

我也会有得闲赏花的时候。每晚踏着月色散步归来，总会瞥一眼楼下的菜园，菜园的主人是住在一楼的张阿姨，一位笑声爽朗的退休职工。张阿姨除了精心侍弄她的菜园，还会变魔法似的种点花儿点缀其间，夏天是一束芍药，秋天是绽放的一簇菊花……我觉得这些花儿就像它们的主人一样和气，若不驻足欣赏，便觉得辜负了这些花儿，也辜负了我的好邻居。



百花

第 3356 期

秋实

〔中国画〕

谢小莉 作

邂逅凉州十七巷

□ 赵丽霞

王之涣吟过“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”，这孤城便是凉州了。而今我站在十七巷街区的入口，恍然见那历史的烟云自砖瓦间升腾，竟不知今夕何夕。

步入守正巷时，日光正斜斜地照在青石板上。那光景甚是奇妙，仿佛每一块石头都在低语，诉说千百年来它们见证的悲欢离合。守正巷之名，取自“守正出奇”之古训，砖雕上刻着汉代名臣窦融治理凉州的故事。有人俯身细观，惊叹那人物衣袂飘飘，竟似要从砖石间走出来。我想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守正？守的是文化之正，守的是历史之正。

转至西巷子，忽闻钟声悠扬。原是古钟楼街区的民训巷传来暮鼓晨钟之遗响。百家巷内，可见各姓宗祠遗址，墙上镌着“百家姓”石刻，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每一个姓氏背后都是一段迁徙史。文心巷之名最是雅致，让人想起《文心雕龙》的千古文章事。当地老人说，此巷旧时多住文人墨客，月夜常闻吟诵之声。如今虽无当年盛况，但那文化血脉似暗流仍在巷弄间流淌。

县府巷保留着明代县衙遗址，石狮虽残破仍见威仪。大云巷之名称源于唐代大云寺，光明巷则取自《无量寿经》“光明遍照”之义。每一条巷子都是一本打开的历史书，等待有心的读者。

东城巷尽头有古井一口，井栏被绳索磨出深深凹痕。讲解员说这便是传说中的“灵渊池”遗址了。昔年姑臧城中有灵渊池，池水清冽，冬暖夏凉。如今虽只剩井口一方，但仍可见当年盛况之一斑。有人取井水湿手，笑说“沾点灵气”。

转入文庙街区，气氛顿时为之一变。闻喜巷因科举时代报喜而得名，贡元巷则是贡生聚居之所。仪礼巷之名取自《周礼》，兴文巷立着“兴文重教”石碑。最妙是龙门巷，取“鱼跃龙门”之意，巷口牌坊上刻着鲤鱼跃浪图案，生动非凡。书院巷自然因古代书院得名，墙上有复刻的“武威汉简”图案，汉隶苍劲有力。

我在龙门巷口驻足良久，忽见一学童奔跑而过，书包上下翻飞。古今之变，文化之传，竟在这寻常巷陌间完成对接。

阳光渐斜时，我们坐在贡元巷的老

槐树下歇脚。树荫婆娑，光影斑驳。一位银发老翁倚着蒲扇走来，自说姓苗，世代居此。他说起儿时时在巷子里捉迷藏，在文庙偷听先生讲学，在灵渊池边钓鱼。最有趣的是说到“凉州八景”，老人如数家珍：绿夜春耕、平沙夜月、天梯古雪、镇西晓角、狄台烟草、金塔晴霞、黄羊秋牧、大云晚钟。每说一景，眼睛便亮一分，仿佛重回少年时。

夕阳西下时，登上古钟楼远眺。但见十七巷街区如棋盘般铺展，青瓦连绵，炊烟袅袅。忽然明白，在这里，文化如活水般在街巷间流动。

暮色中，我收拾纸笔相机准备离去，但知道有些东西已经留下——或许是一个眼神，一次感悟，或许是对文化传承的思考。

凉州文化，弥漫在每一条巷弄，每一片青瓦，每一代人的呼吸之间。当我们记录它时，也在成为它的一部分；当我们传承它时，也在被它重塑。这或许就是文化的独特魅力——让瞬间成为永恒，让过客成为归人。

夜色降临，十七巷的灯笼次第亮起，如一条时光的河流，连接着过去与未来。